

# Beyond Gillette.

*"The third blade is invisible.*
*It belongs to me."*

## FERDINANDO FREGA

NANDO THE SCRIBE

THE GILLETTE QUADRILOGY • VOLUME IV

NAPLES-POST.COM

# 超越 GILLETTE

*THE COMPANY · 12*

*Gillette四部曲的第四卷：一位受僱執掌拿坡里一家殯葬公司的經理，最後竟給死者開出了Gillette刮鬍刀的處方；接著是他自己穿著運動服的葬禮，一個設有值機櫃臺和入職流程的來世，以顧問身份旁觀的五位億萬富翁的葬禮，以及最後一個請求：在美國重生——交付時要簽收。*

## 版權頁

**Ferdinando Frega——Nando the Scribe——第五片刀片**

*行為準則的敘事先驅。他圍繞一個念頭搭建起一個一美元的出版生態：金融沒有金錢問題，它有的是行為問題。*

在**ONEDOLLAR-STORIES**生態中編輯與策劃。數位架構：**NAPLES-POST · NOASPECTTIME · ONEDOLLAR-STORIES**。2026年首次出版。採用簡潔、現代、為數位閱讀最佳化的排版。在美國出版。

## 版權宣告

© 2026 Ferdinando Frega。保留所有權利。

未經作者事先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複製、分發或傳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包括影印、錄音或其他電子或機械方式，但評論文章中的簡短引用以及版權法允許的某些其他非商業用途除外。禁止未經授權使用、複製或分發本作品。

## 編者按

這是Gillette四部曲的第四卷，也是最後一卷。

作者Ferdinando Frega——Nando the Scribe。

完整的序列：

第1卷——《三片刀片。一個Gillette。》（2026）naples-post.com

第2卷——《品牌敘事Gillette》（2026）naples-post.com

第3卷——《不可能的Gillette》（2026）naples-post.com

第4卷——《超越Gillette》（2026）naples-post.com

這一卷並不為敘事收尾。它拆掉的是最後一堵牆。

## 第一刀之前

大多數人一生都在努力被那些不是自己建造的體系接納。企業體系。出版體系。社會體系。家庭體系。

他們適應。他們談判。他們等待認可。

我從來沒有那份耐心。

我的人生是由三片刀片塑造的。

第一片屬於一個人，他把一個被丟棄的想法變成了現代史上最容易辨認的名字之一：**King Camp Gillette**。

第二片屬於我的父親——在The Gillette Company待了四十年——他教會我：紀律不會大喊大叫，它只做校準。

第三片是看不見的。它屬於我。它切過行業、身份、國家、失敗、成功、寫作、沉默——還有那些至今仍不知道該把我放在哪裡的體系。

這本書不是對成功的頌揚。它不是回憶錄。它不是商業手冊。它也不是尋求認可的文學。

它記錄的是：當一個人不再問自己屬於哪裡，而開始建造迫使現實承認他的結構時，會發生什麼。

有些名字賣產品。有些名字消失了。有些名字在那隻手離開很久之後仍留下印記。

這是三片刀片的故事。也是為什麼一個名字從來都不夠。

## 工作

工作從沒讓我害怕過，也從沒讓我不快樂。我常跟那些受苦的人開玩笑：*「要是你想幹活，就往我身上跳。」*這是驅散他們苦悶的一種方式，也是讓他們明白：對我來說，工作不過是有報酬的娛樂。

他們看著我，不明白。我總是在笑，總是很開心，哪怕紙面上我一天工作二十個小時。疲憊是一種奢侈，它還沒找上我。

隨著時間推移，我明白了原因：一個當礦工的祖父，一個從不停歇地推銷的父親，還有我——他們基因的產物。我不可能長成別的樣子。

在我每天外向而響亮的表達裡，我宣稱自己在為世界上最好的公司工作。人們不理解，我也解釋不清。錢只是每天一場表演的結果，表演介於戲劇和問題之間——前者讓你思考，後者逼你解決。

於是我走遍了世界，超過65個國家。我作為顧問和參謀的生活填滿了除夜晚之外的每一個小時。直到有一天，我女兒請我回義大利的家。

我怎麼能拒絕。那是2020年。我一踏進家門，電話就響了——米蘭區號。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是MERCURY URVAL的Musolino博士。我們有您的簡歷。我們的一位客戶正在尋找像您這樣的人選。您什麼時候有空？」*

「抱歉，」我說，「我剛從南美回來，不太確定聽懂了您是做什麼工作的。」

她笑了，聰明、利落，然後換成西班牙語：「*Yo busco la cabeza por un trabajo. ¿Entiende?*」我回答：「*Claro que sí.*」我們倆都笑了。

「我們什麼時候視訊通話？」「在Zoom上安排好，把連結發給我。我守時。我認真。」「我們知道您認真。您是Gillette集團的兒子。我們和他們合作了很多年。可您從沒經過我們的手。」「我不知道你們在那裡工作過。正好現在認識一下。不管結果如何，都會是一次成功。」

我掛了電話。我女兒皺著眉。「怎麼了？」「爸，你是結了婚的人。剛進門就跟另一個女人聊上了？」「Giorgia，」我說，「罪孽不是在說話時發生的。只有躺下的時候才會。」

我們笑了。

## 視訊通話

我穿得整整齊齊地出現：鬍子刮淨，乾乾淨淨，戴著手錶，淺藍色襯衫，藍色領帶……下面只穿了一條平角內褲。我妻子把我的褲子挪到了家裡某個地方，我又打不開行李箱去拿另一條。

天很熱。說實話，我並不擔心。我確信她永遠看不到我腰部以下。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

通話開始了。她介紹了這家公司：一家拿坡里的跨國企業，業務遍及歐洲，三個分支機構，176輛車，將近120名員工。他們需要一位經理來負責商品陳列渠道和銷售團隊。

這和我的能力相符。可當我問起他們在哪個行業時，她笑了。

「我們可以直呼名字嗎？」「當然。」「我叫Marta。」「我叫Nando。」

「他們是殯葬行業的市場領導者。他們的口號是：*『你一旦死了，你的消費價值就上升了。』*」

我面不改色。我需要弄明白，商品陳列員跟死人有什麼關係。

真正的工作被概括成這樣：**負責死後陳列的視覺佈置。**

我沒聽懂。「抱歉，我要做什麼？」「你協調那些把死者放進棺材、給他們穿衣、清潔，並確保他們在家屬面前體體面面的工作人員。」

「有意思的是錢，」她補充道，「如果你接受，第一個月12,500歐元外加開銷。不籤合同。只開收據。」

「為什麼不開發票？」「問得好。他們把這個詞從詞彙表裡刪掉了。按家屬的說法，大多數死者都是*『fatture』*的受害者——是詛咒，不是稅單。所以拜託，別提發票。」

「工作地點？」「你選：拿坡里、巴塞羅那、倫敦。三天後就可以開始。」

我心想：我管了一輩子活人。死人能有多難？

我們道了別。我告訴她我去拿坡里。她會透過電子郵件把細節發給我。我不用付她任何費用。

「為什麼不用？」「今天我請客。下次你來米蘭，請我吃晚飯。就算我結了婚，為了你，我會讓自己一整晚完全自由。」

我站了起來，以為通話結束了。她還線上上。她看見了我的平角內褲。

她爆發出一陣大笑。「希望你不打算就這樣去上班。他們還沒準備好付你那麼多錢——也沒準備好看見一位穿著內褲的經理。」

## 送貨

我到了拿坡里中央車站。一個穿黑夾克、戴帽子的男人舉著一塊牌子：**sg. FREGA MAN… AGER.**

我這是在哪兒？

他跟我打招呼。「我們得先送一趟貨，然後去總部。」

我們上了一輛Mercedes 300 CDI——靈車版。我的拉桿箱放在前面。後面沒地方：那裡放著棺材。我們當天的貨。

我們在死者的住處停下。一個女人說：「不，這個鐘點死人不在這兒。你們到38號去找他。這裡是12號。」

不是Cinecittà。是西班牙區。貧窮、犯罪、諷刺、求生。

我笑了起來。我知道這將是一段獨一無二的經歷。沒法跟人講——他們絕不會相信我。

到了正確的地址，卸棺材之前，司機問：「死人在這兒嗎？」女人回答：「當事人在這兒。」

「不過卸貨之前，我得知道棺材的錢付了沒有，」她補充道。

他打電話給公司。確認了。一口*翻新級*棺材。

我不明白。在車裡我問司機Paolo：「翻新是什麼意思？」

他看了我一眼。「就像翻新的筆記型電腦。一口翻新棺材。保修一年。我們從另一家殯葬倉庫收回來，清洗乾淨，換掉內襯，消毒，再投放市場。」

「好處呢？」「家屬付一半的價錢。他們省了錢。在拿坡里，人們在乎這些。」

## 總部

一座路邊的房子，四周是一大片田地。旁邊有兩座倉庫。每天傍晚，同一輛卡車，同一個司機，同一個時間，送來空棺材。這讓我思考——但沒讓我擔心。

我檢視了一個標籤：*奧地利製造*。假的。真正的產地：十二公里外的**SECONDIGLIANO**。

老闆Maurizio把我帶到一家民宿。小小的單間，實用。一個年輕、和善、肥胖的波蘭女傭，只看不說。

第二天早上我用波蘭語跟她打招呼。她融化了。

我妻子打來電話。我沒跟她講這場戲。只說這是份正經工作。而我向來全力以赴。工作不是遊戲。

*永遠別讓農夫知道乳酪配梨有多好吃。*

凌晨2點，Paolo敲我的門。「我們得走了。有一趟貨。你得為你的工作下指示。」

從來沒人告訴過我，我的工作是什麼。

幾公里路。一個七十二歲的男人。心臟病發作。他需要穿衣、清潔，為拍照做好準備。

「我們怎麼給他刮鬍子？」他們問。

「用一次性的Gillette。」他們沒有。他們給我看一把Gillette刮鬍刀，管它叫*鋤頭*。我這到底是在什麼鬼地方。

他們正準備用一塊肥皂打泡沫。「你們為什麼不用刮鬍泡？」

「我們以前用PRORASO。600毫升獨家優惠，200毫升的價格。省了錢。用完了，我們又回去用肥皂。」

「去買一瓶EMULSIONI系列的鬚後水。血液不循環了，酒精就附不住皮膚。這一款可以。」

至於衣服，家屬送來了結婚禮服。一個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天都穿它：結婚和死亡。

民間哲學無處不在。邏輯被需要取代。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經理不待在辦公室裡——他們生活在轄區裡，那裡有現實在呼吸。

回去的路上，又一個電話。又一戶人家。一個四十歲的男人，癌症。

「我們怎麼給他刮鬍子？」新的團隊問。

「去市場。買一把MACH3或者FUSION GILLETTE。一個他這個年紀的男人，配得上一種沒有期限的舒適，不管他要去哪兒。再買一支Gillette刮鬍凝膠。我做給你們看——指尖上抹一點，它就像打發的奶油一樣鼓起來。」

他們照做了。家屬們很滿意。我也意識到：即便離開了Gillette，我還在賣他們的產品。我忍不住。母親永遠和我在一起。

## 第二天

每一天都像一出換了演員的戲。在活人看來，死亡是靜止的——其實不是。

一個女人來到辦公室。她年邁的母親剛去世。她的請求讓我意外，但沒讓我震驚。

死者八十三歲，腿毛長得很旺。合上棺材之前，她希望給母親刮一刮。

我派了女性團隊去。她們準備用男士刮鬍刀來完成一個女性的儀式——兩個很少相遇、常常相撞的世界。

直到90年代，女人用的都是丈夫的刀片。後來市場為女性創造了產品。為什麼不去創造新的文化習慣呢？

我讓Vanessa去最近的商店，買一次性AGILITÉ——就是我們當年賣的那種——或者VENUS GILLETTE，再加SATIN CARE泡沫。

一切都做得完美無缺。七天之後，公司解決了他們最大的問題：**資訊**。

星期六傍晚，各個團隊排隊領工錢。我也排在隊裡。然後我走出隊伍，離開了，回家去找我的家人。

我把我的知識給了那些人。我決定這不該拿報酬。當一件事是為了行善而做，錢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

**Nando**

## 我自己的葬禮

我向來寧願不去參加葬禮。記住人們本來的樣子，而不是他們被裝箱運走的樣子，我覺得更有尊嚴。可這一次我躲不掉。那是*我的*葬禮。

六個可憐的傢伙抬著棺材。我女兒拒絕了經典的黑西裝，給我穿了一身運動服。「不管你要去哪兒，都該舒舒服服的，」她說。網球鞋也包括在內。還有我的手機，巧妙地放進一個小袋子裡。一套去來世野餐的裝備。

靈車還算舒服，只是左後減震器急需好好修一修。每過一個坑，我的左邊睪丸就從內褲裡滑出來。棺材裡沒有燈，我沒法把它弄好。永恆的黑暗裡吹來一陣清風。

在教堂門口，他們把我放在四根木樑上。我唯一的擔心是：他們放的位置對不對，我會不會像一袋馬鈴薯那樣滾下去？然後我想起來：我已經躺在生命的地板上了，死了。

神父講了話。有些是真話，很多是編的。然後是一串人上來唸關於我的東西。直到一個老太太走過來，親了親棺材，問道：「在你們把他放進去之前，我能親他一下嗎？」

一個女性朋友站起來說：「我丈夫在放進去之前，也總是問我同樣的話。最後一個吻。」哈哈哈哈。

儀式結束。只剩我和司機去墓地。地址直接寫在棺材上：*Condera公墓，停靈翼，第四十五區，第23層臺，二樓，第一個壁龕*。不可能弄錯。人類進化了：不再分男區女區。只有死人。高效。

他把我送到，揮揮手，走了。我心想：*現在我該幹什麼？*

兩位女士——已經死了好幾年——經過這裡，邀請我去喝杯咖啡歇一歇，這時殯葬工會理事會正在審批新來者的新規定。

我很好奇，但很累。一個新角色，一項新資產，一些需要學習的東西，好讓世界只說一件事：

我很好奇，但已經筋疲力盡。我死了還不到一天，他們就已經給我塞文件了。連永恆都有入職流程。

**Nando**

## ALDILA’ 街，紐約

一切發生的前一晚，我吃得有點油膩。炸辣椒配馬鈴薯，一公斤的豬肘，兩杯紅酒，還有——為了優雅地收尾——一碗博洛蒂豆沙拉。

那是2058年5月7日。我才93歲，可我不顯老——意思是，我不聲張。一個地道的卡拉布里亞人：含蓄，而不是神秘。那就是我的為人。那就是我。

哈哈哈哈。

然後事情發生了：我看見自己的身體還躺在床上，而我在它外面，看著。我走向書桌，想打開電腦寫一個故事——我寫了那麼久，它已經成了我最喜歡的消遣。可我的手再也指揮不了那些看得見的東西了。

我死了。我正在去來世的路上。

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會遇見誰，也不是怎麼到那裡。不。唯一卡在我腦子裡的是：**認識我的人會怎樣看待我的離開？**

我已經能想象出他們的樣子。

「總算走了。」——那些一直忍著我的人。

「這是他的又一個把戲。」——悲觀的人。

「又一種講述他人生的方式。」——WordPress那幫人。

AI們則毫無反應。

親戚和朋友？他們早在我之前就越過了這條邊界。我只不過是在追趕他們。

一隻搭在我肩上的手示意有人來接我了。我們開始飛——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可不是像鳥那樣，不是像飛機那樣，不像我們曾經想象過的任何東西。沒有天使的翅膀，沒有電影般的昇天。那一切不過是他們賣給我們的格式。

這場過渡完全不一樣。

我轉過頭去看肩上的那隻手，而我們已經在新家裡了。

比FedEx送包裹還快。哈哈哈哈。

入口處有個男人在辦理登記，我拿到了進門的號碼。

這裡已經廢除了「取號機」。任何像排隊的東西都代表魔鬼，而唯一被允許的代表，是那些生前就幹這一行的人。僅此而已。

輪到我了，迎接我的話是：

「哦不，我們終於把你弄到這兒來了。十二次，十二回嘗試。你是誰？」

不是什麼特別的人。只是一個你料想不到的人。

## Nando

## 續篇I

好了，我到了這個地方，只有寡婦的兒子們才知道它——至少在我活著的時候是這樣。可現在應該發生什麼？什麼事情？我在找CEO，卻找不到他。

一個女人經過，衣著得體，十分有禮。她沒有停下。她把一張摺好的字條留在最近的檯面上，繼續往前走。

我打開它。房間。時間。先驅廳，11:00。

沒有地圖。我已經有了工具。

只有我人生的最後一段——僅僅35年——要接受審查。我走運了。我幹過的其餘那些狗屎事都過期了。我什麼都不用辯解，什麼都不用解釋。

我不會開車，沒有車，也沒有走路——可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房間裡了。猜猜圍著會議桌坐著的是誰？

我打賭你絕不會相信，哪怕你努力去信。

是5歲的我。我哭了起來——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因為我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來的，又是在什麼年紀來的。

一個熟悉的問題迴響起來：

「還記得我問你願不願意活到93歲嗎？」

「記得，」我回答。

「後來，我問你是否準備好承受看著你愛的人先你而去的痛苦？」

「記得，」我回答。

「你依然極其言行一致。我跟CEO說了，可他不信。現在我們不知道該把你安排住在哪裡。」

但丁寫了《神曲》，可他沒預見到你這一類。連Bezos和他的Amazon都沒做到。而Google崩潰了將近30年。

「我們完全理解，但請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請你保持待命。」

待命。我以為那是個行銷術語。後來我又琢磨，它是不是《愛經》裡的某個體位。我們已經在來世了，而我還沒研究過這個說法。

**Nando**

## 續篇II

這裡的時間執行方式不同。我是在試圖數一數自己等了多久時發現的：那個數字不停地改變方向。

然後是一個聲音——這次不是她的。只是一個聲音，不來自房間裡的任何一點。

「2號房間。下午1:00。」

我沒問怎麼去。我已經有了工具。

委員會聚在一起，決定怎麼處置我。經過漫長的會議，他們宣佈了裁決：

「你獲得正式授權，建立ONEDOLLAR.STORIE. ALDILA.』的ETERNITY版本。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發表之前，我們必須讀這些故事。」

類似的事我以前經歷過，可這裡是最後一個可以留下的地方。我必須冷靜地做出決定。

於是我問：「我能得到什麼回報？」

「你想要什麼？」

「只要1美元。」

**Nando**

## 續篇III

某個時刻，我納悶自己為什麼不餓，為什麼不洗澡、不刮鬍子、不做每天早上的那一套。我真蠢——答案馬上就明擺著了：我沒有身

體了，還要保養什麼呢？

別的人一個也看不見。可每個人只是含蓄而已，每個靈魂背後都有一項他們不聲張的使命。

然後天花板開口說話了。或者是地板。在這裡方向無關緊要。

「Frega。」

我回答：「不好意思，可身體都沒了，你們是怎麼把姓保留下來的？」

那個聲音惱火地頂回來：「我們本來就沒法給你歸類，沒法把你放到任何地方，你還想讓我們抹掉我們僅有的這一個參照？那我們怎麼識別你？」

「好吧。說說我能為你們做什麼。」

「我們接到通知，在接下來的七個地球日裡，幾位最有名的億萬富翁會來到這裡。」

「來參觀？」我問。

「這裡我們不搞持股，也沒有永恆的Wall Street。只偶爾有個要約收購，但那跟你無關。他們來，是因為他們的時間到了。可我們需要你以葬禮督導的身份提供諮詢。你必須觀察並報告人們在他們死後說些什麼、想些什麼，以及他們自己怎麼表現。」

「這次行動你們給我什麼？」

「老樣子：1美元。」

「這次不行。」

「那你想要什麼？」

「重新出生，窮人家，跟以前一樣。可這一次真的要在美國。不許出錯。」

「為什麼？」

「地球上有一樣東西，我比什麼都想念。」

「女人？」

「不是。」

「那是什麼？」

「蒸汽升起時井蓋的氣味。那就是家。那就是我的地方。」

**Nando**

## 續篇IV

他們把名單交給我，老實說，我很驚訝這些億萬富翁竟然一起死了。我要怎麼一個一個地講述他們？這簡直要把整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裝進去，於是我申請了一項豁免：一次一份報告。

出於個人原因，我會從Warren大叔開始——他曾經擁有我的Gillette，我欠他這份禮數。

然後我再講其他人。可你接下來要聽到的東西很特別，它只教會一件事：我們不過是一個臨時的容器，而不是裝著任何東西的時間。

- **Jeff Bezos的葬禮 →** 金錢、權力、遺產、媒體
- **Bill Gates的葬禮 →** 科技、控制、慈善、智慧
- **Elon Musk的葬禮 →** 個人崇拜、混亂、狂熱粉絲、火星
- **Warren Buffett的葬禮 →** 老資本、繼承、沉默
- **Donald Trump的葬禮 →** 全面的奇觀、派系、媒體馬戲團

祝你閱讀愉快。

**Nando**

## 續篇V

### *Warren Buffett的葬禮 → 老資本、繼承、沉默*

葬禮閉門舉行。他們預計只會來寥寥幾個人——畢竟，靠著Berkshire，他不過是幾個手握大筆錢的人的容器，他從沒真正經營過一家商業企業，至少沒有直接經營過。

不可避免地填滿屋子的，是記者和媒體，幾個同事，兩個真朋友，親戚，還有那位免不了的終身秘書——他從沒跟她睡過的那位。他們全都準備抓住一個逗號，把它變成一篇文章、一條短訊、事件裡的一個事件。幸好，他們中沒有人想寫一本書。

Warren大叔一如既往地把他們全都料到了。他說話時，他們就聽——就像聽一位祖父把孫輩們聚在一起，用極其細微的細節講述大草原上的動物。只不過他的大草原是他在內布拉斯加州的辦公室，而幾乎沒人知道。

有人嘴唇不動地低聲問旁邊的人，那隻股票是該留著還是賣掉——一種無藥可救的本能。而大師的建議始終如一：如果你不願意看著自己的錢在市場上貶值，那就待在家裡，把錢放在床底下。它照樣會貶值，但至少你永遠知道還剩多少。

神父講道時，來了一封信——就在幾小時前才到——他堅持要親自來讀：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你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們人生的指數，你的教誨已經傳給了新的一代。因為你是，並且永遠是那個說過這句話的人：如果外面下雨，你想接水，千萬別拿著漏勺出門。*

*再見，大叔。*

**Nando**

*由Gillette打造。依然是你忠實的侄子，Warren大叔。*

## 續篇VI

### *Elon Musk的葬禮——個人崇拜、混亂、狂熱粉絲、火星*

我原以為人會更多。結果我看到的是一些幾乎顯得如釋重負的經理——彷彿Elon是一頓難以消化的飯，一道總往上反的油膩大菜。一個錢太多的窮人。這就是那條無聲的頭條。

在竊竊私語裡，總是同一段老調：他的母親——模特，清潔女工——以及命運如何給這個男孩加冕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可他從沒有一個固定的女人來繼承這一切。混合體，就像他的公司。一半是天才，一半是故障。

記者們當然在場。媒體馬戲團從不錯過一場有收視潛力的葬禮。儀式是老一套——攝像機、低語、溼花的氣味。

可神父……神父才是真正的劇情反轉。

說到Elon，他說：「他是一個忠實的朋友。有一次他幫我換了我那輛Tesla的電池，還給了我2%的折扣。正是因為那一刻，我成了神父。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在這裡陪著他。」

我們不知道該笑、該哭，還是該叫精神科醫生。因為就在那時，Sam Altman衝了進來——雙眼通紅，聲音嘶啞——撲到棺材上大喊：

「你這個狗孃養的。你為了1300億美元告我。你輸了。你連讓我給你念判決書的滿足都不給我。」

在花圈之間，有一樣格外顯眼：一枝從白宮送來的康乃馨。沒有人查出寄送者是誰。或者所有人都知道，卻裝作不知道。

他的Twitter——變成了X，變成了一個謎——就是他的簽名。在他出生那天標記了他，在他離開那天也標記了他。

### Nando

## 續篇VII

### *Jeff Bezos的葬禮 → 金錢、權力、遺產、媒體*

我以絕對平靜的心態宣告，這是最讓我好奇的一場葬禮——不是因為**金錢**，不是因為**權力**，不是因為**遺產**，不是因為**媒體**——而是因為中央集權的管理從來不允許帝國的二號人物有任何出頭的機會；這個人的財務和稅務漏洞散佈在世界各地，被各國政府盯著，之所以被容忍，只因為他在自己的基礎設施裡僱用了大量的人。

可這種不清晰也反映在帳目裡——從來不確定，從來沒有文件紀錄——他們給出參考和數字，卻從不提供有證明力的文件。

於是，在出版這條戰線上，一場小小的文學出走已經開始，奔向獨立，宣稱*寧要少而可靠，不要多而可疑。*

可教堂裡的人心不在焉，在聊別的人的別的葬禮，我的耳朵捕捉到一群女人在說：*「你聽說了嗎？那個義大利抄寫員也死了——就是那個寫了AMERICA、會說世界各種語言、那著名的225種語言的人。那個我們大家都愛的人，因為他給予卻從不要錢作回報。」*

嗯，這讓我觸動。這是那種**死後的成功**，人類通常不會馬上、立刻認出來。只需要一個女人沒有忘記你——然後病毒就開始傳播了。

關於Jeff，神父說：*「我們倆都在禿頂。他是自願的，我也是。」*

一路平安。

**Nando**

## 續篇VIII

### *Donald Trump的葬禮 → 全面的奇觀、派系、媒體馬戲團*

美洲灰熊——我以前就這麼叫他——即使在死後，也設法留在了中心。一個為聚光燈而生的生物，不會讓到一邊，哪怕幕布早已落下。

我們經歷了不尋常的年份。他把美國拉伸到了它自己的邊界之外，把五十個州變成了五十個州加上兩百零七個野心，然後又收了回來。一次罕見的剋制——或者只是命運停下來喘口氣。

有過委內瑞拉那一章，Maduro在一個更像電影而不像歷史的場景中倒臺。然後是對格陵蘭短暫的迷戀。然後是印度洋，彷彿他在追隨一隻只有他自己才讀得懂的私人羅盤。

他總是把地平線再往遠處挪一點，哪怕沒人要求。

在花圈之間，有一樣格外顯眼——一枝康乃馨。沒有寄送者的名字。要麼沒人知道，要麼所有人都知道卻選擇了沉默。

他的Twitter，變成了X，變成了一個謎，才是他真正的簽名。在他走進房間那天標記了他，在他離開那天又標記了一次。

再見，總統先生。

**Nando**

## 續篇IX

### *Bill Gates的葬禮 → 科技、控制、慈善、智慧*

人生中的財富不是建造出來的——它們是被**接受**的，然後以恰當的力道被**管理**。Bill正是如此：一個被善用的機會，一種變成風格、變成格調的存在方式，一種你根本忘不掉的東西。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在校園外遇見他。我不知道他是誰，他不小心撞到了我，而我年輕又愚蠢，差點就要揍他。可他——有遠見，細心，一個有美德、頭腦敏銳的人——看著我說：*「孩子，付兩杯啤酒錢，我身上沒錢。」*於是我掏出二十美元，那個女孩拍下了照片。

真是個**狗孃養的**——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他是誰。

走進他的葬禮，就像走進一場家庭聚會，只不過我不屬於他的遺產，也從沒對它有過任何企圖。人們不停地低聲議論他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而在他那份平靜、沉著的氣度背後，是一個慷慨遠遠超出可見範圍的人。

講道時，神父說：*「多虧了他，我們把教會數字化了，現在告解會被秘密錄下來，直接發給教宗。」*與會者中響起一陣怯怯的低語——直到他補充說自己在開玩笑：*「它們不去羅馬。它們直接去 CIA。」*

記者們出奇地有禮貌。很多人曾為他工作過，他們所有人都一再要求安靜，因為在那段懸停的時間裡，**Bill的棺材在說話**。

再見，我的朋友。

**Nando**

## 紐約——尾聲

最後，一切就這樣合上：沒有鑼鼓，沒有掌聲，沒有人送你到門口。只有你，你寫在某處的名字，和一條不肯走到盡頭的走廊。

知道你死後人們說些什麼，是一種誰都不該有的特權。它毀掉了對終結的浪漫想象。它讓你看到，真相總是在毫無用處的時候才姍姍來遲。

我在棺材之間走動，像來世的一名僱員，任務是寫一份永遠沒人會讀的報告。當關於我的決定終於到來時，我沒有猶豫：**我選擇以女人的身份回來。**最強大、最敏銳、最有謀略的。她們讓世界說她們軟弱，只是為了看看誰會上當。

然後他們問我想在哪裡重生。我沒等他們說完：**美國。**任何一個州，任何一座城市。我只要一個保證：這一次的運送由專業人士來管理，交付時他們會要求籤收。

這樣，我就會知道自己真的到了。在我將要生活、也將再次死去的地方。帶著同樣的平靜，同樣的諷刺，同樣的小步子，一如既往。

完。

**Nando**

## 注

*「我們有一個共同點——別傻乎乎地以為是錢。我們都死了，可只有那些講出故事的人，才永遠不會被遺忘。」*

*Ferdinando Frega*